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八十九回 男女妖全憑舌伏 牛虎鬥又遇天仙

此婦來至中堂，指三緘師徒而罵曰：「爾屬何方野道，以妖惑眾，誇爾能伏魔鬼，且誑爾老父能治婦女薑性！爾老母今日薑性發矣，看爾如何治之！」言畢，手舉木棍，直向狐疑擊來。狐疑曰：「爾毋將人錯認！論收妖魔，乃是吾師。吾等皆其弟子，收妖法術尚未學精。」婦曰：「誰是爾師耶？」狐疑曰：「堂中獨坐者是也。」此婦即到三緘面前，向地一棍，竟將地泥擊起，已飛數點在三緘衣上。三緘呼李老出，詢是婦為何人。李老曰：「是乃吾家之女妖也。吾自得此女妖入門，家業幾被吞盡。而今於衣食艱難之際，日日扭吾跪於牀頭，不以棍打，便以手擊。望道長與吾收去，吾實沾恩！」婦見其夫跪求道士收彼，勃然大怒，扭著夫髮，拉入室中。只聽木棍交加，呼救之聲有如豕叫。狐疑駭，與諸道友面面相覷。三緘曰：「爾動輒誇爾為收妖神手，胡不收之？」方言及斯，此婦將夫擊已，心恨道士，提棍出堂，欲打三緘。三緘不便相爭，師徒奔入側室。狐疑怒，暗將飛龍瓶向室外拋之。瓶卻作怪，在地亂滾，滾了片刻，瓶口出一大漢，青面獠牙，酷肖雞足神，直撲此婦。婦駭極，大叫：「有鬼！」倒在地中。狐疑聞其叫聲，心恐此婦提棍入室以擊師徒，忙將室門緊緊閉著。其夫亦聞婦聲震動，緊閉寢門。

久之，動靜毫無。狐疑暗於門隙偷窺，只見此婦身坐地上，旁一惡鬼，以手指之。遙聞此婦哀聲告曰：「自茲以後，不敢再擊丈夫矣！」狐疑見此光景，與師言及。三緘方乘機而出，坐於中堂。惡鬼將婦拉來，跪在三緘座下，然後緩緩鑽入瓶去。

其婦受此一駭，心膽俱碎，乃向三緘叩首者三。三緘曰：「婦人原貴柔和，以敬丈夫，爾何膽擊爾夫子如擊小孩乎？」此婦泣曰：「吾自幼隨吾父母，皆無此性情。今之性情躁暴，以欺侮丈夫者，實由丈夫慣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如何？」婦曰：「吾初入夫門，丈夫愛吾貌美，常與吾蘭房調笑。或時予以好食，或時予以好衣，又恐吾勞，不任以中饋之事。吾得享此清福，裝束朝朝。」三緘曰：「婦女以潔淨足矣，何必朝日裝束冶容乎？」婦曰：「婦女之所以矜張丈夫者，持此容顏也。苟容顏不美，丈夫烏能羨之？吾得夫羨有年，始而稍不合意，吾將面黑，不與之言。丈夫見吾不言，萬計千方，以使吾悅。吾得此憤，性情於是日益驕傲焉。以是，非丈夫慣壞乎吾，烏至於此。」三緘聞而歎曰：「世間男兒癡於色慾，何將房內妻子養成胭脂猛虎？自遭吞噬，何怪他人？正所謂太姒、太妊，如遇鄙夫，亦屬妖冶；妲己、褒姒，若遇君子，亦是賢媛。信哉！為丈夫者，誠不可一日去綱常也。」

言已，轉向此婦曰：「丈夫既寵愛於爾，爾當自思終身所靠者此人，凡事必計從而言聽。又要想夫為婦綱，以妻子而辱擊丈夫，在爾以為閨內之威，非人所及，而不知醜聲遠播，將有子也而人不樂妻，有女也而人不樂媳，何莫非爾之性情所致乎？況性情乖戾，易造怨尤，上而忤逆翁姑，中而不和妯娌。有此大罪，上天不佑，定遭奇禍奇窮。死入陰曹，必受諸般極刑，罰變禽獸。爾乃聰明之女，胡為作此極惡之行耶？」此婦聞之，豁然醒悟，叩首悔過，自是遂為順婦焉。

三緘師徒將女妖收訖，復回少年家中，老農又以男妖懇祈制伏。三緘曰：「此男妖也，狐疑前去收之！」狐疑曰：「吾得女妖一駭，至今魂尚外散，未附吾身。再見男妖，恐駭死矣！」三緘曰：「爾乃收妖妙手，何得縮首如斯？」狐疑不答。

三緘於是謂老農曰：「爾言兩頭蛇，覲面又難，如何收法？」老農曰：「聞彼明日要在觀音閣與村人談理，道長可先至候之。」三緘見其誠求，遂率眾門徒別辭少年，止宿於此。

次日，兩頭蛇果到閣中。三緘聽其所說，皆橫而暴虐痞騙之語。可憐村人軟弱，任彼辱罵，忍氣吞聲。三緘乘間激以數言曰：「天地間是是非非，自有正大道理，如此巧言播弄，橫暴壓人，真與痞棍無殊！吾恐上天將誅爾命矣。」兩頭蛇聞之，倒豎雙眉，勃然大怒曰：「爾係出家道人，吾即痞人騙世，與爾何涉？」三緘未及回言，兩頭蛇撩衣挽袖，勢欲舉手以擊。

三緘、狐疑曰：「人言人妖惡甚於水怪山精，今信之矣！」金光道人曰：「此人欲擊吾師，爾仍以飛龍瓶拋之。」狐疑諾，將瓶拋去。兩頭蛇以為戲頑，接在手中。忽然瓶內一聲響亮，出一巨蟒，長約三丈，昂頭以吞兩頭蛇。兩頭蛇駭得魄散魂飛，頻呼：「三緘救命！」三緘曰：「爾聽吾言，吾方救爾！」兩頭蛇曰：「任道長吩咐，吾願聽之。」三緘乃囑狐疑收轉飛龍瓶，命之坐，而後言曰：「人生天地，衣祿財帛，各有定數，不可相強。如前世善行廣作，衣祿財帛，上天多定與爾，用受今生；前世一善不為，今生則罰受窮困。所以世上頑梗，用盡奸心，痞騙欺瞞，終是貧而不富，尚且絕滅子孫者，以天定勝人，其中自有主持，非人力所可轉移也。爾也身為男子，不思多種丹桂，少栽荊棘，以免他日掛爾子孫之衣，而乃逞爾豪強，以痞騙為能，徒飽一時之艱。貧道從旁代計，甚為爾所不取焉！」兩頭蛇為三緘一席話兒，說得心安意服，乃叩首而謝曰：「久入迷途，不知從乎坦道。茲得道長一棒當頭，恍如暮鼓晨鐘，得證菩提之路。不然，愈墜愈下，他年無間獄內，恐無出期！從此洗髓伐毛，不作污泥之再染。願道長慈悲普救，功成指顧，早證大羅。」三緘曰：「願爾自今改過，心腸不變，異日子孫齊登富貴錄中。」言已，兩頭蛇復又拜舞三緘，以謝指點之恩而歸。

三緘見男女二妖俱感化於言詞，欣喜不盡。狐疑謂其師曰：「人妖固收矣，令吾至今想其情形，心猶未甚。」三緘曰：「豈較碧玉山之九頭惡妖，尤駭人乎？」狐疑曰：「殆有甚焉。」師徒言談之間，四野煙生，落霞天掛，知已傍晚，不敢前進。

到了次日晨餐後，始離觀音閣，又向他途而行。

當是時也，季春已過，又歷夏初。三緘觸景生情，偶成四語，曰：「暖和天氣不多時，又歷春中暗自思；大道何年能到岸，令人朝日恨遲遲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師呻吟不語者何也？」三緘曰：「心憂大道驟不能成，空勞師徒程途奔走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師常言：『習道人有內功，尤要外功』。不知吾師外功，還有幾許人妖未能收伏？」三緘曰：「隨遇之而隨化之，焉有定數？」狐疑曰：「但願前面多遇山精水怪，切無再遇人妖。」三緘曰：「爾遇二三人妖，即如是畏懼，倘一但爾化為人，又為人之中妖，恐自是而不自畏也。」狐疑曰：「師言曲折，弟子又進一層。」三緘曰：「師徒閒談，不覺村莊之內廚煙生，外蜂鬧午衙。前面一山，方平高大，未識上面有觀刹否？」

狐疑善能尋訪，試去訪之。」狐疑聞言，速速前去。

去約一刻，回稟三緘曰：「師命弟子尋訪觀刹，剛到山麓，有村人止而言曰：『道士休上此山，恐為怪物所噬。』弟子當問：『有何怪物在茲？』村人曰：『此山近日有一牛、一虎，終朝相鬥，自晨至西方止。』吾聞是說，暗暗走上山半，果見牛與虎鬥。細細審視，牛似鬥之久而氣喘不息，虎以鬥之久而畏怯欲行。無何鬥停，各向後路而退。弟子見牛、虎已退，方上山頂。頂有古刹一座，人跡毫無。其中住持，諒畏牛、虎而他往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牛與虎鬥於此地，主何先兆耶？」狐疑曰：「大約此山，牛有其穴，虎亦有其穴。牛不服虎，而逐虎於他所；虎不服牛，而欲逐牛於異方，故兩兩搏擊如是。」三緘曰：「既有古刹，吾師徒暫居於是，看屬何為？」是夜，師徒在刹棲止。

次早，三緘獨自出刹視之，遙見牛從東方而來，虎自巽方而至。漸相近矣，各逞雄威。虎舞爪以搏牛，牛舉角以擊虎，奮力爭鬥。爭鬥良久，牛退而虎亦退，各得一息肩之所，似欲氣定而復搏擊焉。三緘視之已悉，手持飛龍瓶，向牛虎拋來。

其瓶倏然墜地，為虎銜著。牛似不服，欲爭於虎而奪之。虎不捨瓶，牛不捨虎，竟望山尾奔去。

三緘見瓶已失，心忘所畏，亦向牛、虎所奔之地而追。追至山尾，牛、虎不見，倏現峭壁萬重，一洞高懸，其圓如鏡。

向洞遙觀，內一老道坐於石榻，雙目緊合，似煉功然。三緘不見牛、虎，恐瓶弗得，直入洞內，拜了老道，俯首地下。老道如未知也。久之，始開目而視，曰：「俯首者何人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三緘，俗姓李氏。」老道曰：「耳食爾名久矣，爾其任闖闖道之三緘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然。」老道曰：「爾來此何求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雲遊至此，偶遇牛、虎相鬥，疑屬妖部，有害村民，故將飛龍瓶拋向半空，以收此物。殊瓶墜地，被虎銜之，牛欲奪之，兩相追逐，同至山尾。弟子恐瓶失卻，急急追至此地，牛、虎俱不見其影形。懇祈老道垂憐，為予指示。」老道笑曰：「虎屬乎寅，牛屬乎丑，丑寅之日，爾必有厄。吾先以牛、虎示爾，爾不能

解，因將牛、虎收回，引爾來茲，晤吾一面。」三緘曰：「老道何名？」老道曰：「吾乃雲衣子也。」三緘聽得「雲衣」二字，又重而拜舞之，雲衣子曰：「靈宅子幾次阻道，都為紫霞諸真所敗，恨入骨髓。而今煉就萬鬼大陣，欲誅爾命，兆在丑寅之日也。爾將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惟求吾師援救弟子耳。」雲衣子曰：「吾招爾來，賜爾一瓶，名曰『萬竅』。此瓶針之有數，如遇萬鬼大陣，安放平地，師徒同入，竅竅可住。萬鬼即能進竅捕爾，爾紆徐曲折，自有藏身所在。縱靈宅子下了千鈞鐵石，飛打陣內，不能將瓶損傷。此瓶賜爾，好好珍重！」三緘拜而受之。雲衣子曰：「爾今雲遊，宜倒向北，看能免是陣否？」三緘諾。將辭行矣，雲衣子曰：「爾之飛龍瓶在此，可並萬竅瓶一樣珍藏。」三緘接過二瓶，拜辭出洞。

剛行數步，回視峭壁，渺無所有。三緘異，遲步歸刹，正值狐疑諸徒尋至山尾，忽見三緘在道，不勝欣喜，簇擁而回。